

沙汀文集

第一卷

还乡记

闯关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卷

沙汀文集

还乡记 闯关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汀文集. 第二卷, 还乡记·闯关 / 沙汀著.

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411-4761-6

I. ①沙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沙汀 (1904—1992) —文集 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③中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1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0611 号

沙汀文集 第二卷

HUANXIANGJI · CHUANGGUAN

还乡记·闯关

沙汀著

责任编辑 金炆溟 周轶
编辑统筹 卢亚兵 金炆溟
封面设计 叶茂
版式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海
责任印制 唐茵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e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9mm×210mm 1/32
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761-6
定 价 90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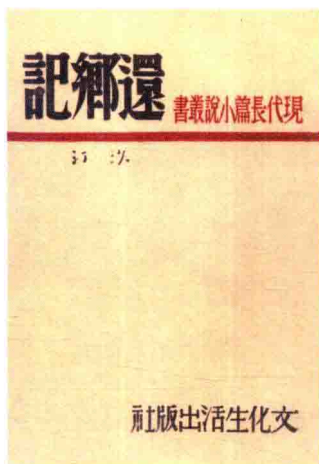
沙汀



沙汀与女儿杨刚颀（后右）、小女儿杨刚虹（后左）及孙子、孙女。



1984年，沙汀与艾芜（中），高缨、段传琛夫妇（右二及左一），李致（右一）合影。



长篇小说《还乡记》（1948）、中篇小说《奇异的旅程》（1944，后改名为《闯关》）初版本书影。

目 录

还乡记 (001)

闯 关 (231)

还乡记

要详细追述林檎沟的全部发展历史，相当困难。但有件事可值得一提：自从上个世纪末叶以来，那种支配整个山沟社会生活的某项规律，便已经失效了。

这项规律是：每隔一二十年，必有几户人家，带着自己辛勤的积蓄，搬向汗坝里去；而另外一批在汗坝里，或者邻境其他丰饶土地上被地主恶霸剥削得破了产的，则用箩筐担了婴孩、破锅和破棉絮，搬进林檎沟来，慢慢舔治自己的创伤。他们可能一代代伴同落后的生产方式，苟延残喘，永远陷在这穷山沟里；但也可能侥幸回转到平坝上去。这样，全沟的人口相当稳定。

然而，近十年来，人口的变动可也经常发生。只是出去的全是逃亡；抗战以后，则多半是被抓了壮丁。而且总是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。因此，虽然清朝末年，全沟还有六十户人家，现在，可只有三十户上下了。它的衰落原因之一，是辛亥革命不久出现过一帮“土匪”，曾经煊赫一时，随后吃了官兵一场围剿。人们至今还很伤悼那些强悍的反抗者，而咒骂官兵们太毒狠。

人们怀念那帮“土匪”，这不是没理由的：因为只有那个时期，林檎沟的居民，才勉强像个人样，至少并不比野猫溪其他地区的居民逊色。以后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！上街去卖柴草、卖粮食，总是他们吃亏。每一个大力盘剥者都有权脱去他们最后一条像样的裤子，或者把

他们捆在米市坝晒太阳。说到捐税徭役，他们的负担也特别比别处重。

在建造乡公所的工程上面，林檎沟的居民，不用说也会被迫扮演要角。而且，打从前几天开始，一部分砍伐、搬运木料的工作，就已经轱一样地架在他们的颈子上了。因为耕地和住宅附近的树木，虽然已经快砍伐完，变成了房料柴薪，那些早年砍伐过的林莽地带则被开成了火地，后山的树木可还不少，可以听凭野猫溪的豪绅恶霸巧立名目，拿去支差。

这项对于劳动人民毫无实际利益，甚至于非常有害的苦工，已经开始了四五天了。其初，大家用怠工的形式发泄他们的愤懑，躲在家里不动声色；到了第三天上，在保长、保队副不断地催促下，他们可又陆续跑出来了，而且加紧工作起来。因为想来想去，他们知道这是犟不脱的，只能逆来顺受，尽快把砍料、运料的差使完成，否则他们便无法动手铲草。也就是说，明年大春的肥料，会因延误发生恐慌，难以栽种粮食。

林檎沟绵延有三里路长，因为山势起了两个大而生硬的转折，人们就因地势把它划成三个段落：上沟，中沟，下沟。下沟要开阔些，住户也多，不仅山脚边有人家，山岬左面，沿着一条狭仄陡峭的小径，攀登向大方坪、红岩嘴去，随处都可发现零星的住户。更上是老鹰岩，因为已经接近野兽出没的世界，便没有住户了，只间或有人跑去开发一两块火地。

红岩嘴有一大片弓形平地，对着一道险峻的岩谷；它是那样壁陡，正像地面猛然崩陷了下去的一样。面临深谷，有一所大院落，但已只剩下屋椽和墙基了。这是三十年前官兵们留下的遗迹，因为那个诨名冯偏毛根的“土匪头儿”就正住在那里。废址左面另有一列房屋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，也姓冯，是那偏毛根的一个同宗兄弟，叫冯有义。

现在虽然还未天亮，冯有义已经从床上坐起来了。正在把黑白相间的羊毛氅子往腿子上缠。这是松茂一带地区少数民族的手工制成品，

山地居民冬天御寒的恩物。

“修牢房！”冯大妈也醒了，想到丈夫正在准备去搬运木料，她忍不住骂骂说。

冯有义没有张声，继续缠着毳子。这不是他对国民党的所谓“新县制”有特别好感，他也很不满意，但他生性豁达，又是一个直肠子人，现在，气话既然早已经说够了，同时又认定这是一件无法摆脱的祸事，他就不愿意再啰唆。

“戏园子才完工好久啦，”冯大妈越想越加感觉气愤，“又要修乡公所了！……”

冯有义已经缠好毳子，他解嘲似的嗤声一笑。

“啊哟！你怕是金钱么？气力用了还在！”

“你总是说松和话！”沉重地叹口气，冯大妈不满地接着说，“再不算算，今天好久了啦？草，草没有割，这样好的天气都不动手，遇到像去年样，冬至节来几场雨，看你又怎么办？——只能望到天哭！”

冯有义原想说：“就那么遇缘啦？”但他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。

“真是害人不浅！”叹息之后，他喃喃说，一面伸手向床脚摸索满耳子草鞋。

他顿然感到周身都没有气力了。而接着更想到下面一系列事实：明年春来得早，即或年底没有雨水，不会妨碍他铲草，但拖延得太迟了，烧草的时候会不会碰到春雨，却是谁也没把握回答的。做山庄稼，这是一件头等重大的事，因为草灰就是一项主要的肥料来源。

他懒心懒肠地将草鞋提起，穿上；掬抹掬抹包脚用的棕皮之后，就结草鞋的火麻练子。然而，等到收拾好脚，他便已经如释重负，把他的烦闷搁置开了，不再感觉苦恼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自我嘲讽地苦笑说，“背时帖子，捡都捡到了啦！”

“那么你就多捡些吧！”冯大妈更生气了，“变牛不说，还要自己掏

腰包搞吃的。给你留个帮手也不说了！”她叹口气说，想起了他们的儿子；但她接着一顿，又叹口气，于是有意规避地支吾道，“馍馍在面柜里。”

“你快睡你的啊！”冯有义生滞地说，在开始扎腰带。

近半年来，这一对老夫妇，总怕提起他们的儿子。因为一提起来，便不免联想到一长串极不愉快的事情，因此他们总避免谈到他，正像保护一个创伤一样，随时担心撞到。

冯有义今年已经五十八了，白净瘦长，红润的上唇上蓄着两撇棕色八字胡须。虽然身体还很健康，而且具有老婆子常常抱怨的皮糖性格，一向又很信奉“退后一步自然宽”这个古老格言，他有时却也不能不想到他和妻子面临的晚境。特别在怀念到儿子的时候，常常这样。但在目前的情况下，他能够预见的可又只是一个凄苦无靠的暮年。

如果不是老婆子气运坏，情形也会好一点的！年轻时候，她就曾经是冯有义的得力的帮手，不仅做庄稼抵得上男子汉，由于性格上的坚定泼辣，对于外事，她比丈夫还行。然而，十五年前，当她还只有三十五六的时候，她的右胳膊跌断了，从此她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，工作能力降得很低。这使她很苦恼，因而她的气性也越来越大，带一点神经质。

因为看见丈夫一天工作到晚，看见生活越来越紧，去年秋天，冯大妈曾经自告奋勇，要到坝子坎摆地摊，贩卖香烟、花生、草鞋等等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坝子坎是通松茂大路上的一个小幺店子，过往客商不少，而且，地方又近，就在那条横断林檎沟的大河对岸。但还没有到一个月，她就自动把摊子收捡了。因为她总时常碰到团队、烟帮估吃霸赊。

然而，这也带来一桩好处，冯大妈从此不再好高逞能地东想西想，而把全部心思集中在一个唯一的想头上：希望儿子快点回来！因此，丈夫虽然叫她安心睡自己的，她可再也不能够合眼了。正如创痛既然

还在，又已经碰到了，你就不能假装没有那么一事情。

丈夫冯有义也正处于同样的心情下面，但他沉得住气。当他扎好了腰带，就紧闭嘴唇，摸进厨房去了，希望用行动来岔开妻子的提示。至少不要招惹，免得叫她伤心。

他没有留心到面柜的盖儿没有盖严，他掀开它，伸下手去；但又很快吆喝着抽出来。

“啊哟，这是啥家伙哇?!”他叫着，同时看见跳出一匹老鼠。于是，他提起脚踩下去，而跟着来了一声脆弱的哀鸣。

他是没有料到老鼠会钻进面柜的，更没有料到，他会踩得那么准确；但从此以后，他的记忆上更多了一个不快的阴影了。然而，这在当时，他可感到一种邪恶的快意。

从微弱的曙光中，他凝视着那个动也不动的死鼠，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看你还想吃人肉么?”他滑稽地说，“这就是咬人的报应!”

“毛蜡^①在神柜里，”冯大妈关照说，“年成真越来越发怪了!……”

在妻子的叹息声中，冯有义把那匹可怜的鼠子提将起来，看了看，于是掀开夹在石砌短垣上的篾席笆子，感觉恶心地抛出去。之后，在衣襟上擦擦指头，重新把手伸进面柜里去，取出了几个玉米面馍，准备吃掉一部分，剩下的带上山。

最后，他敞开门走进那间敞屋去了。这间屋子是瓦盖的，屋角泥地上有一大堆灰土渣滓，一个箩筐大小的槐树根兜，周围摆着一张矮凳，两段木料。平常无事，两夫妇就坐在上面烤火和接待客人。山民们每家人过冬，都这样烧着柴火，从九十月起，要烧到下一年三四月。他们不仅要靠它取暖，柴灰和锻过的尘土，还可以当作肥料使用。

放好馍，取来一段木柴，把灰土拨开，冯有义就埋下身子，对那火堆吹将起来。因为隔夜埋得有火种，不多一阵，火焰便崛起来了。

① 毛蜡：一种草药，形状像蜡烛，可以医治创伤。

借着火光，他看了看那只被老鼠咬了的手，虽然只有几个牙齿痕迹，血也干了，但他忽然感到很不舒适。而接着便在一种不大吉利的预感下面沉思起来。

和一般山民一样，冯有义也是很迷信的。对于鼠子，他自然讨厌它的糟害粮食、器具；同时，却又把它看成带着某种神秘性的生物。家里没有老鼠，这是没落的征兆；若果衣服被老鼠咬破了，不用灯火燎燎，可又一定会生疮生病。而他先前所以没有想到这些，只因为他正感觉困恼，乐得有机会发泄发泄，现在的看法就完全两样了。

浮出苦笑，闷坐在火堆边，他脑筋里奔腾着种种极不愉快的想头。他一时觉得他不久会病倒，甚至死掉，也许今天上山去就会跌伤哪里；一时他又设想这个征兆说不定会验在老婆身上，因为冯大妈健康太坏，又有残疾，病倒死掉都很可能。最后，他又想到他们的儿子，出去一年半了，除了最初寄回的两封信，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消息！

其实，既然是在前线作战，忽然被一颗子弹洞穿，这不很容易么？即或不被打死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景，带点伤也是极寻常的。前次赶场，他就亲眼看见过一个沿街乞讨的断腿伤兵，回来一晚上没有合眼，总是想念自己的儿子。现在，那个可怜的人竟又拄着拐杖，满脸污垢地站在他面前了。

那个乞儿一样的伤兵，自然不是他的儿子，然而，由于那个征兆，他恍惚觉得他的儿子已经堕入了同样的命运。他顿时觉得心紧，蓦地站了起来；但他随又十分鲁莽地坐下去。

“啥啊！”他心一横喃喃说，仿佛对儿子断了念，“沟死沟埋，路死插牌！……”

于是从火边取来玉米馍，拍一拍灰，就动手吃起来。

等到吃完了馍，回转厨房，舀了半瓢冷水，刚开始喝下去的时候，他听见了老婆的啜泣声。他相信她是为了什么啜泣；而事实上，她也的确认为鼠子咬了是个恶兆，正在经历种种幻想的折磨。而且，因为

特别放心不下他们无影无踪的儿子，以至于痛哭起来。

冯有义决心不理睬她，只是一心一意喝他的水。但还没有喝到几口，端在手里的瓜瓢，忽然离开了他的嘴。他强笑着叹息了，左手随即抹了抹粘在胡须上的水珠。

“你想他做啥啊？”他恳求地柔声说，“将来我会给你当孝子的！……”

他索性搁下瓜瓢，不想再喝水了。

这不是困恼重又抓住了冯有义，他的心里忽然塞满了一种怜悯同安慰互相掺和着的感情。而且，不仅是这一次，以往的许多次，每每当他用同样的话语劝慰妻子的时候，他始终都是这么感动，因为他总相信冯大妈会死在他前面。而他自己的晚境怎样，也就用不着再想了。能够替她送终，似乎便是他一种唯一的想头。

虽然不免伤感，但他相当平静。他在一只破柜子脚边取出他的斧头、弯刀、刀插、棕绳以及尖钉，然后又用尘土渣滓焙熄了火，于是把剩下的馍馍揣在怀里，就出发了。

“听到门喏！”他关照说，走进曙光里去。

“你今天当心点啊！”冯大妈从屋里叫出来。

“啊哟，昨天晚上凌^①大哩！”

二

因为忙于应差，有些家庭的农事，完全搁下来了。但是多数家庭，则由主妇做主，约集一批经常换工的妇女帮手，仍然在忙着进行铲草。所以天一见亮，刮刮铿铿的金石声，便在山坡上响起来。过些时候，就又逐渐静寂下来，大家到招请人家里吃饭休息去了。

① 上凌：冬天，往往一夜之间连植物上的露水都凝成了冰，俗称下了凌。